



# 久久童年

吴泽民  
著

跟孩子讲述我们的童年。

搭建起我们和孩子间心灵之桥。

学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久久童年 / 吴泽民著, —上海: 学林出版社, 2007.5

ISBN 978-7-80730-341-1

I. 久... II. 吴... 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36140号



久久童年

作 者——吴泽民

责任编辑——吴耀根

特约编辑——田 林

封面设计——魏 平

出 版——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学林出版社(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)

电话: 64515005 传真: 64515005

发 行——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学林图书发行部(钦州南路81号1楼)

电话: 64515012 传真: 64844088

照 排——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刷 印——上海港东印刷厂

开 本——640 × 965 1/16

印 张——18.25

字 数——25 万

版 次——2007 年 5 月第 1 版

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——5 000 册

书 号——ISBN 978-7-80730-341-1/I·74

定 价——26.00 元

(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)

# 目 录

## 哲南漫记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大草甸子 .....     | 3   |
| 追日 .....       | 11  |
| 老丑·照相 .....    | 13  |
| 灯灭的黑 .....     | 16  |
| 爸的药 .....      | 18  |
| 我想生病 .....     | 20  |
| 初识北大壕 .....    | 23  |
| 冬日北大壕 .....    | 27  |
| 去红河 .....      | 31  |
| 大果园子 .....     | 34  |
| 蝓蝓儿事 .....     | 37  |
| 请歌手回家 .....    | 43  |
| 我的两次变形 .....   | 45  |
| 斗鸡 .....       | 49  |
| 雀与鸟 .....      | 59  |
| 乔大个子和大青马 ..... | 70  |
| 多咱谷子黄 .....    | 72  |
| 夸父 .....       | 76  |
| 柴火事儿 .....     | 81  |
| 大姐的三次探亲 .....  | 86  |
| 二姐说梦 .....     | 95  |
| 挖防空洞 .....     | 98  |
| 炮兵师的狗 .....    | 100 |
| 童谣 .....       | 102 |
| 戏里戏外 .....     | 106 |
| 大戏沙家浜 .....    | 110 |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散场饭 .....  | 114 |
| 邻居老包 ..... | 117 |
| 初雪 .....   | 121 |

## 太平庄散记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初到太平庄 .....      | 127 |
| 下马威 .....        | 131 |
| 改口 .....         | 135 |
| 割柳 .....         | 137 |
| 化滞丸 .....        | 141 |
| 太平庄的夜(上篇) .....  | 144 |
| 太平庄的夜(下篇) .....  | 148 |
| 逃学 .....         | 153 |
| 蒙眛 .....         | 166 |
| 童年书录 .....       | 172 |
| 疯狂的馋 .....       | 177 |
| 许万全一家 .....      | 184 |
| 爸的新工作 .....      | 190 |
| 大树林子的后 .....     | 197 |
| 丧事 .....         | 201 |
| 太平庄的年戏(上篇) ..... | 204 |
| 老郎家的园 .....      | 210 |
| 两声吆喝 .....       | 215 |
| 去苗圃 .....        | 221 |
| 高邻刘——忠 .....     | 226 |
| 太平庄的年戏(下篇) ..... | 232 |
| 离庄 .....         | 239 |

## 安平掠记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雪路 .....   | 245 |
| 到安平 .....  | 249 |
| 入学 .....   | 252 |
| 邵老先生 ..... | 257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杨树林子(上篇) ..... | 261 |
| 我家后院 .....     | 265 |
| 农药恐惧症 .....    | 268 |
| 中秋月 .....      | 271 |
| 杨树林子(下篇) ..... | 274 |
| 再说化滞丸 .....    | 278 |
| 多余的器官 .....    | 281 |
| 归根 .....       | 285 |

哲  
南  
漫  
记



# 大草甸子

大草甸子在哲南农场的西北面,我对哲南的记忆总是从大草甸子开始,而记忆中大草甸子的春天呢,又总是从马莲草开始。那时节,很多草还黄着,只有马莲草一簇簇蓬勃地绿。马莲花似乎是不爱热闹的,它没与百花相邀,也没把自己打扮得像要去参加盛装舞会,一袭蓝中透紫的春装,显得沉稳而又安静。这个时节我们是会采一些马莲草的。扎蝈蝈和三叫驴的笼子还早了些,我们会用它来编马莲垛。编好的马莲垛长长的一根,长柱体,状如龙骨,可以拉伸。马莲垛简单易编,就是最笨的小孩也会,所以带给我们的快乐也有限,但这是每年我们与大草甸子亲近的序幕。

大草甸子上,红柳林是很平常的。平素里,它们在碱滩上暗红虬曲的身形,丝毫没有半点水鲜的感觉,仿佛是个枯枝死干,只有在它们枝桠上挂满花穗时,你才会发现,充满生命张力的它们其实是鲜活且略带妩媚的。

老榆树也是常见的,它们好像不大合群,散布着。每想起老榆树,我一定是要从心里生出亲切的。虽然我们也吃杨树、柳树的花籽,但它们怎么能跟榆钱儿相比呢?榆树的老干苍黑若铁,但它却能抽出那么多鲜绿的榆钱儿。榆钱儿如花,一串一串充满喜



悦地在风中招摇。我们自然是不能错过采食的,爬到树上一把把捋下,填塞满嘴,舌齿间就都是清新和鲜甜。一些鸟不知是否也是来吃榆钱的,见了我们,惊异间没落下,翅膀往下呼扇着又向高处飞去。吃过了瘾,我们还要摘些回家,央母亲们煮面疙瘩汤吃,煮出来的口味,不是一般蔬菜可比的。对于榆树来说,不管人来不来采它的榆钱儿,反正它们都是要把这“钱儿”洒落的,树下及周围厚厚地铺了一层。老榆树下,仿佛是春天的祭坛。榆钱落尽,榆树叶才慢慢长满枝条,展现另一番生命的景象。榆树叶和皮,放到嘴里,都能嚼出滑滑的黏液,这曾是饥谨中人们的粮食。老榆树们没有一副好身材,它既无红柳的虬曲,也无绿柳的婀娜,更无白桦、白杨的挺拔,但它们的歪脖子,偏偏被那些想通或想不通的、非要把自己超度到另一个世界的人看中,要用它做临时渡桥,不管这是不是它的无奈,但它也成全了这些人们,这也许是它的厚道。

想起草甸子,记忆中还会漫溢起辛烈的苦呛味儿。草甸子里分布着大片和小块的碱滩,有疾风吹起,碱滩上就会腾起呛人的白烟,碱滩是草甸子的痼疾。老乡当然也会变废为用的,把碱面扫回去,放在锅里添水架柴火一熬,熬成大碱砣子去卖。碱滩边缘是些生命顽强的碱草,叶片呈焦渴的干绿色,匍匐在地上,有了它们,草甸子的痼疾才不至轻易长大。也正是有这些碱草的牺牲,羊草才能成为草甸子的主角。羊草是北方荒野里最常见的野草,当地人叫它羊草,想是因为它是羊等食草牲畜的主粮吧。甸子上,它们细条条、密匝匝,深可没膝,恣意铺陈,遮蔽四野。疾风劲吹,草海激荡,微风徐来,绿波轻漾。

草甸子里的野花,一般都说不上来名目,开得纷繁,但不灿烂,杂在绿草间,充当着有之不多,无之不少的角色。或许它们意识到模样艳丽、惹眼的危险?

草甸子里的蘑菇可不像低调的野花,夏日的骤雨和响雷,似乎只是为它们的隆重出场。雨后的清晨,甸子里弥漫湿润的青气。阳光下,它们还撑着各色的伞不肯收起。它们同是诞生于腐朽的生命,却有两种命运,一种是因为它们难挡的美味而成为人们的盘中餐,即便刻意装扮得灰头土脸,也难逃厄运;另一种是因为它们的致命毒性而使人们手下留情。它们的艳丽着

装,反令人望而生畏,它们因此得以不受打扰地生于斯、死于斯,就地轮回着生命。

草甸子上,草狼与草狐自然是有的,它们的毛色随四季的草色变化,又是隐没在草深处,所以难得一见。野兔不知何故,常自草丛里惊窜而起,浅棕灰色的身影,才就一闪,又隐于草中。倒是被野兔惊飞的鸟们,盘旋于低空让你张看它们的飞技,可就在你想弄清它们的身份时,它们却一头扎入绿里。

春季的晴日,我们去草甸子当然不只是去看马莲花的,我们会带上一柄铁锹,我们要去挖甜草根儿、红根儿和白根儿。甜草根儿长在地面上的茎秆还枯着,吊挂着一些蜷缩的枯叶。从它的脑处下锹,掀开土就能看见甜草根,棕红色,粗比小拇指,长度一般在一到三尺,挖它出来,先用小刀切下一段,擦巴擦巴,填进嘴里嚼。一种无法形容的甜味儿夹裹着泥土的湿浊气刺进喉舌,觉得挺提神。费国华说,甜草根学名叫甘草,是好东西,能解百药的毒。他的话我们得信,因为他爸是老药篓子,会自医一些病,很懂药的。红根儿和白根儿是什么植物的根儿,当真是不知道。白根儿圆珠笔芯粗细,食之脆甜,略似荸荠,但无渣。红根儿类似未长成的胡萝卜,颜色红紫,微甜,口味极一般。从草甸子回来,我们腰上都扎着甜草根儿当腰带,回到家,会拿草根儿冲泡出一杯淡黄色的有甜味的水。仅此而已。余下的,也就丢在一边不再理会了。我们去草甸子挖草根儿不光是因为嘴



馋，春天里我们一定要做些事情，那是我们的乐子。

盛夏里放暑假，草甸子我们时常去了。这时可不是为着甜草根儿、红根儿和白根儿。我们手上都拎着面口袋和用纱布做的标本袋，但我们可不是去捕蝴蝶的。虽然甸子里蝴蝶很多，黄的、白的、花的，从一片花丛漫飞到另一片花丛。我们不需要做标本，我们来草甸子，完全是为了给鸡增加营养。哥曾经做过试验，家中群鸡，麻花和小白平时都是连生三四个蛋才歇上一天，这是家中两只同样优秀的高产母鸡。哥有个记蛋本，每只母鸡生多少蛋都有精准记录。后来哥做试验，每日都抓蚂蚱给小白吃，结果小白的成绩是“正”字还加个“下”后才歇一天；没受到优待的麻花自然还是“正”字缺一。对比是鲜明的，哥决定大抓蚂蚱。草甸子里，蚂蚱是不少，一脚踩下去，“噼哩啪啦”四处蹦，可徒手抓明显不行。在草棵里，你瞄准一只极易藏身的目标，能有什么效率？哥就动脑筋做了只标本袋，到草甸子上往草棵里一搂，效果立现：青大愣、土蚂蚱、扁担钩子、刀螂，都陷在纱网里，再把纱网口跟面袋子口对接上，往里一翻，蚂蚱们就尽被收进暗无天日的袋里，好比孙悟空他们被收进弥勒佛的“天口袋”。半天下来，就有了一脸盆子的收获。我们家的母鸡统统受到优待，数日下来，一个个都红赤着脸，纷纷抢占过去常



被轮空的蛋窝。蛋窝不够用,哥高兴坏了,又新铺了蛋窝,但母鸡们认窝,都不肯迁移,情愿那么挤着,我们也无法。

哥和我做标本袋捕虫喂鸡,很快被大家效仿,这是我们早预料到的。只是捕虫的人多了,我们的收获就少了。本不独属我们的收获成了大家的乐子。我和哥去大草甸子,也就不光是为捕虫,也为乐子。

眼瞅着甸子里的虫越捕越少,我们又盯上甸子里的稗子。稗子是稻田里的害草,稻子跟它争肥根本不是个,全靠人类袒护它。稗草虽然长着与稻谷相似的外形,但总能被人认出而拔扔到田外,但它照样能活下去,开花结籽,传宗接代。遇上荒年,当人为自己刻意选育的庄稼颗粒无收时,稗子被人充做救命粮,但这并不能改变它们的“害草”形象。稗草在甸子里也一样茁壮,旱涝的气候都不能阻止它们结出饱满的籽实。稗子可以喂鸡不知是听谁家大人说的,捕虫行动走到末路的时候,我们又开始肩挎背包,手持剪刀,游动在大草甸子里。稗子剪回家,鸡倒是没像人那样对五谷有特殊的偏爱,它们很接受这种灰绿色的细小的籽实,好像是种本能的亲近。捕虫和剪稗子在哲南引发了鸡饲料革命,我家三姐是剪稗子的快手,再加上哥和我的作为,家里的鸡已不再吃人的粮食。

到草甸子上捡粪,夏天是绝好的时机。那时候,牛、马、驴粪易被太阳晒干。干粪很轻,就是装满一麻袋,哥也能背动,路远他自己实在背不动了就跟我抬。这时哥常说,要是那头驴就好了。可驴哪是那么容易逮的?其后一天,我们在草甸子里捡好粪,折腾回半道,又热又累,两人途经一片不大的杨树林子,就坐下来歇凉,刚才坐下,林深处传来蛐蛐儿脆生生的叫声,哥立马来了精神,他让我歇着,自己起身去逮。我不想动,树下靠着,享受甸子里的风。甸子里的风撒着欢儿总不肯停歇,树叶因不得安生而不住地抗议,在脑瓜顶上“哗哗啦啦”牢骚一片,撩拨着我心中的无聊。离我不远处,一群大黑蚂蚁正围着一只模样怪异的大甲虫的尸体在交头接耳,大概是在商量如何将甲虫弄回窝吧。还有一些蚂蚁匆匆地朝一个方向走了,凡迎面遇上同伴,都会交头接耳一番,想是一起回去搬兵的蚂蚁。得到消息的蚂蚁急慌慌地赶往“猎场”。有几只蚂蚁误上了我的腿,大约闻

出了一种非猎物的危险的气味，略一犹豫，飞爬着逃离，这时我的手确也罩在它们的上方，随时能打它们在“五行山”下的，但我没那么做，因为我和哥有跟它们相似的使命。大黑蚂蚁着实了得，没过多久就将大甲虫大卸数块，由一组一组的蚂蚁顶举着往回搬运。快速赶来的援兵也立刻加入了搬运，余下的蚂蚁认真地清理猎场。我没有长久地目送它们。

哥这时还没来，我想坐得更舒服些，就把蜷着的腿伸展，这过程，蹬倒了数枝野花。这些花淡藕荷色，大小如衬衣的小扣子。这花太普通，普通到没人肯认真地多看它一眼，但它却有个特别的非花的名字——“勿忘我”，这是二姐告诉我的。当时不可能去想花名的深意，只是觉得挺怪。长大后我曾看过一部以此花命名的电影。那时觉得，人们用“勿忘我”为它命名，一定是同情它的过于普通，但那却是人的矫情，与这野花无关，它们自有属于自己的生命的尊严和自在。

树叶依旧在头顶“沙拉沙拉”跟风过不去，我则因人在树下的定神，真切地听见了甸子里百虫低吟浅唱汇成的无边的声浪。成年后知道这叫天籁，当年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，一定是沉浸在无边的天籁中。古往今来，许多大师打坐在树下，是能悟出宇宙天地之理的，而我当时却被引出了瞌睡虫。就在人恍惚之际，我猛然听见了动物的牙齿切割草茎的声音，以及它们愉快的鼻息。我抬眼惊喜地看到一群二十几匹驴子，它们身后并没有公社社员厮跟着。我高兴地喊哥，哥这时也已成功地捉到了一只螭螭儿。见到驴，他比我还兴奋，我俩就实施抓捕。大多数的驴子很不合作，我们刚一靠近，它们就喷着响鼻逃向一边。好不容易圈住一只，驴就会拿出一副拼命的架势，欺软怕硬地向我冲来，我吓怕，只有一躲，哥直怨我胆小。这一通忙活，他已经流了比先前捡粪还多的汗。哥喘匀了气，决定改变策略。哥相中了一匹灰驴，挺瘦，很有些老态，连吃草都慢吞吞的。我们慢慢地凑近它，哥手上还拿着把绿草，向它表示善意，然后迅速地把麻绳套在它的脖子上。驴没表示太惊讶，只是龇了龇牙回敬了哥的鲁莽。见驴还老实，哥放松地抹了一把汗，然后手扳驴背，爬上去试骑了一下，觉得挺稳，就满意地说：“太好了，上货！”我俩就把麻袋抬上驴背，哥又让我骑上去。说实在的，骑在

瘦驴硌人的热脊背上并不舒服,但哥总是好意,何况他太阳地里,徒步为我牵着驴。老驴没走出多远突然就不干了,想是发现了离开同伴的缘故。老驴拼命尥蹶子,哥根本制它不住,我和麻袋一起被扔下来,额头还被驴踢了个大包。哥挨了驴数蹄后,被它拽倒仍不肯放手,驴就飞后腿踢哥,哥支撑不住,最终被它逃了。我们力没省着,巧没讨到,挨了踢不说,还损失了一根上好的麻绳。

草甸子最热闹的季节是深秋,那时节,草色已接近老黄,该打草充实各家的柴火垛了。农场里的男人们都要去打草的,

草甸子里的太阳仿佛也已老去,它甚至无视野草披着白色的露衣炫耀一上午。蚂蚱们很不喜欢湿重的露衣,这使得它们难以飞行,当然方便我们捉它。不过捉虫只是捎带,我们的主要工作跟大人一样,是打草。打草可不是件轻松活儿,特别是长时间弯腰,真叫人受不了。这样我们就非常羡慕张连喜他爸张大腮,张大腮是农场少数几个站着打草的人。

张大腮大号张大江,他不光有大腮,还有大粗胳膊大粗腿。他打草有绝活,那就是善使钐刀。钐刀头远比镰刀长阔,一尺半长,四指多宽,刀锋寒光闪闪,安在六尺来长的枣木把上,很像古代的兵器,瞅着让人心生敬畏。张大腮每回作业前,都要先把大钐刀在草地上戳着,他自个一手扶刀,一手叉腰,两眼闪烁着刀锋一样的寒光。一番扫视,他已选好了在哪儿“喂”他的刀。他放倒大钐刀,用大拇指肚试了试刀的锋口,满意地咧开大嘴,两颗金牙闪出跟刀锋不一样的光。他来到一片深草前,叉巴开粗腿,使劲朝手心吐了两口唾沫,合掌一搓,握住刀把,拉开架式就抡,齐大腿高的草“唰唰”应声倒地,刀头过处,贴地皮是一片只剩草茬子的清爽的扇形区域。张大腮钐草是左右开弓,一刀出去并不回收,反转刀头就势又一抡,草就又躺倒一片。深秋微寒的草野,口喷白气的张大腮光赤着上身,钐刀每一次轮回,他肩膀胸背上勃动的肌肉,都像老鼠惊窜。

姚小三的大哥姚大虎,艾武装他爸艾冰涛都过来试,可胳膊一抡,刀头就往下走扎进泥土里。用钐刀割草得有相当的臂力。他们的表现让张大腮的金牙在秋阳下亮了很久。我们站在边上看他使刀觉得非常过瘾,张连喜更是脸上泛着红光。但大

人们好像不把张大腮力气当享受,纷纷离他远远的,这倒给张大腮腾出地方,左一抡右一抡,“唰拉唰拉”,野草给他脚下让开一条大道。张大腮对张连喜说:“喜子,用不着你割,你就跟在我后面拢吧。”

冬季里,大草甸子暂时淡出了我们的生活。一场又一场的大雪给草甸子披上臃肿的素装,一切曾经鲜活的生命,似乎悉数隐没于荒寂。我们也不可能有谁会为了浪漫,刻意去甸子上留下一串无意义的脚印。

# 追 日

哥放学回来了，转头又背起筐出门捡牛粪，临出门问我可去？我当然要去，童年最大的快乐，莫过于哥能带着我玩儿。

冬日的黄昏极冷，一出门，刺骨的风刀已将我的棉衣刺穿，吸口冷气，冲得脑门都痛。哥要带我到农场西头的野地上去。

记忆里的风是贴着地刮，不断地掀起灰土，直迷眼睛。裸着的大地被冻得裂了无数的口子。野地里萎黄的野草，矮趴趴都死在地上。哥好像忘记了我的存在，把我撂在一边，自顾东遛西窜，找宝似地找粪。开始我还像跟屁虫紧跟着他，但很快就感到这样累而无趣，我停下来，只拿眼睛追踪哥。那时，太阳把一切都罩在它金红色的光晕里，远远的，哥如金红的小人儿在飘移。我就看太阳，它并不太刺眼，颜色如炉中被烧得红透的煤，觉得它美得不行。我更加不错眼地看着它。那是我第一次认真地看



太阳。夕阳的热力褪得很快,颜色也逐渐褪成了透着灰的淡粉色。搜寻哥,见他是团时远时近的披着淡彩的暗影。寒气更加浓重了,我冷得激灵灵地打着冷颤,清鼻涕流出很长,觉得身上简直就像没穿衣服。我把几乎失去知觉的手揣在蓝罩衣的袄袖子里,再也不去管哥如何去搜寻牛粪、马粪、驴粪,只把自己朝向太阳去接受温暖。太阳正以无法觉察的速度向大地滑落,地却接不住它,转瞬间它下边就缺失了一块儿。我不能失去太阳!我心中猛然升起巨大的恐慌,而且无法抑制,“得去追太阳!”我当时这么想着冲哥喊道:“我去追太阳去!”踉跄着,我向西跑去,是那种不顾一切的跑。很快,一个大跟斗终止了我追日的努力。接下去的记忆好像也被这一跤摔没了。

后来哥把此事当作笑话向别人学说,可气的是,他扁着嘴学我的语气说:“我去追太阳去!”当时我被哥嘲笑,挺无奈,我太弱小,是无法、也不敢反击哥的嘲笑的。我被外人嘲笑也很无奈,是哥说这个笑话以换取别人的快乐而使自己得到满足。最可气的是,哥的同学,那个爱抠鼻屎的章河“扑哧扑哧”地笑,我最看不上这人!但自己哥都笑自己,还能让别人不笑吗?人们笑我傻令我沮丧。日出日落是规律也是常识,有知后的我曾长久地为自己的无知羞愧,直至后来读到《夸父追日》的神话。那时的哥们、姐们、父母们似乎都孤陋寡闻,全然不知《夸父追日》的神话传说,使我的行为若干年里被当作笑话讲。我不知大家当时如果熟知那个神话,会怎样评价我的行为?惊讶或施以赞美?人的成长其实少不了这些元素。

很多年后,读了《夸父追日》,心中倏地涌起悲情和感叹。当然我不能视自己的幼稚行动为伟大的追求、旷世的恐惧、壮美的行动和高亢的宣言。我还很想知道,当年笑我的人读到神话时的反应,他们是否会记忆起早年有关我的笑话?